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MIRROR DANCE

镜舞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昂智慧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MIRROR DANCE

本书荣获：

雨果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

《轨迹》年度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

《镜舞》翻开了弗·科西根家族冒险史的崭新一页。

——美国《出版商周刊》

《镜舞》对第一次接触比约德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入门读物。

——美国《阿西莫夫科幻杂志》

机智、富于魅力、不屈不挠的迈尔斯改变了军事科幻和太空歌剧的面貌，使它更加精美，让人欲罢不能。

——美国《轨迹》

ISBN 7-5364-5657-3



9 787536 45657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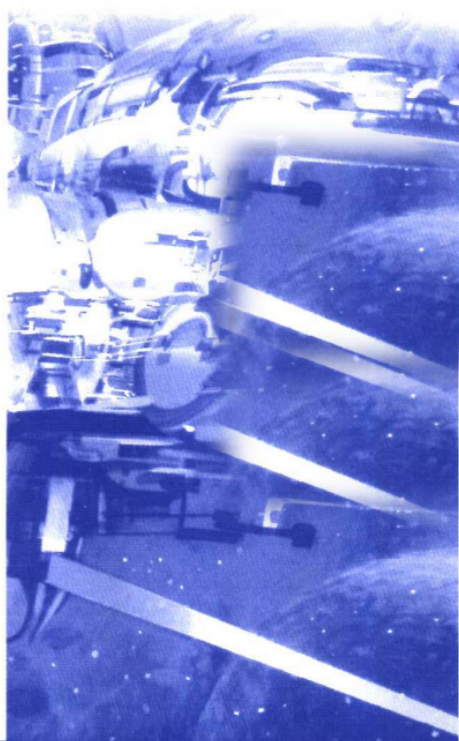
ISBN7-5364-5657-3/I·67

定价：33.00 元

镜 舞

▲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著 ▲

IRROR DANCE



MIRROR DANCE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PECTRUM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舞 / (美) 比约德 著; 昂智慧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657-3

I. 镜… II. ①比… ②昂…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679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镜 舞

著 者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译 者	昂智慧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明先林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90 千
印 刷	四川蓝剑协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ISBN 7-5364-5657-3/I·6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闢、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

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了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比约德：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当“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所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像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计数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raya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平民战争》(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Amazon的四星以上推荐以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谨、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中国读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实现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起上个世纪中期



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丰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对，不能仅仅看成英语中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像。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

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互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Google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2004年10月于明尼苏达州Edina

第一章

埃斯科巴最大的商业运输中转站的旅客大厅里，排列着一长串通信舱。舱门是玻璃的，被彩虹一样的光分割成一个个斜纹格。显然，这是根据某个人的装饰理念而设计的。这些方格被有意排列得参差错落，映出的镜像也就成了一块块碎片。一个矮小的、身穿灰白两色军服的男人，冲着镜子里自己那四分五裂的身影皱了皱眉头。

他的镜像也冲他皱了皱眉头。这身没有任何标记的雇佣军军官便服套装——短上衣和塞进高帮靴子里的便装裤——看上去无可挑剔。他开始审视军服里面自己的身体。一个挺直了身体的、侏儒般的小矮人，驼背、短脖子、大头。他这个矮小身体的上上下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疏忽或漏洞，所有的地方都被精心整修过：黑头发修剪得非常整齐，黑眉毛下面的灰色眼睛加深了颜色，身体的各个细小的部位也都修正过了。他恨这个身体。

那扇玻璃镜门终于滑动开来，一个女人走出通信舱。她身穿柔软的紧身束腰上衣和飘垂的裤子。一个时髦的、由贵重的电子仪器构成的武装带，穿过一条饰有珠宝的链子，优雅地悬挂在她的身体上，展示出她的身份。一看见他，她立刻停下了脚步；在他那怒气冲冲的瞪视下，她顿时显出畏惧的神色，然后她努力镇定自己，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嘟哝着说：“请原谅……我很抱歉……”

他缓慢地咧了咧嘴，挤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微笑，嗓子里发出一些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这只是为了与她侧身而过时显示一点起码的礼貌。然后他按动开关重新把门关上，使自己避开别人的视线。



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了，即使是在像这样一个狭窄的通信舱里，这也是最后一次独处的机会了。那个女人令人厌恶的香水味还滞留在空气里，那种香气里还混杂着一股通信站特有的气味：回收再使用的空气、食品、身体、气压、塑料、金属和清洁剂等发出的气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坐下来，把自己的手平放在狭小的控制台面上，努力让它们停止颤抖。

他并不完全是独自一人。这里又有一面该死的镜子，它是为了方便一些顾客，使他们能够在被全息图像设备传输出自己的外貌之前先自我审视一番。他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从镜子里幸灾乐祸地瞪了“他”一眼。他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到柜台上。他所有的东西所占据的空间只比他自己的两只手掌稍稍大一点儿。他开始再一次清点这些东西，好像再数一次能够改变它们的数目似的……

一个还剩三百贝塔元的信用卡：一个人可以用这些钱在这个轨道航空站上很好地生活一个星期，或者在下面的星球上精打细算地生活上好几个月。三个假身份卡，没有一个显示他现在的身份，也没有一个显示他过去的身份。一把普通的小塑料梳子，一个数据集成块，就这些了。他把除了信用卡之外的所有东西重新放进不同的口袋里，东西放完了，空口袋还有剩余。然后他对自己不满地嘟哝起来：你至少应该带上你自己的牙刷吧……现在想起来已经太晚了。

接下来的事情更糟了。在通过身份审查之前，他神情紧张地坐在那儿，感到一阵恐慌。得了，你以前干过这个，现在你能行的。他把信用卡塞进那个缝隙里，然后敲打出事先认真记住的密码。他强迫自己再一次看了看镜子，努力使自己显得似乎漫不经心的样子。在他所有的练习中，他从来没有露出过现在这样的笑容。尽管如此，他还是痛恨这个笑容。

图像显示屏被激活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在上面显示了出来。她

穿着灰白两色的军服，同他自己穿的一样，但是，她的军服上标有军衔和身份牌。她清脆地说道：“通信军官赫勒尔德，胜利号，登达立自由……公司。”

他抹了抹自己的嘴唇，然后平静地说：“请替我联系监察台的监察官。”

“内史密斯将军，你回来了！长官！”即使在这个全息图像显示屏上也可以感受到，她那挺直的身姿和灿烂的笑容焕发起一阵喜悦和兴奋。这使他仿佛受到重重的一击，“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很快出发吗？”

“在恰当的时候……赫勒尔德中尉。”（赫勒尔德）这个名字对一个通信军官来说正合适^①。他努力地挤出一个微笑。内史密斯将军是应该微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恰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现在给我在轨道中转站安排一个接应。”

“好的，长官。我会替你安排好的。奎因上校跟你在一起吗？”

“唔……不。”

“她什么时候跟上来？”

“……过些时候。”

“好的，长官。那我就发通行证给……有什么仪器需要装载吗？”

“不，只有我自己。”

“埃斯科巴颁发的一个人员通行证，还有……”她转过身去，过了一会儿说，“二十分钟之后，在E17进站对接口将有人等候你。”

“很好。”他从这个大厅去航空站的那一边大约正需要二十分钟。他应该再同赫勒尔德中尉进行一点私下的交谈吗？她认识他，

^①英语herald，意为古代的传令官，同Hereld字形和读音相似 所以他这么说

